

眉州屬志卷十五

藝文志

文中册

綠菜贊跋

徐閔中

宋紹興甲戌知縣徐閔中跋云山谷老人綠菜贊刻石於蘆山縣廟中歲更百禩典刑儼存贊未有史君炎玉之句讀者多所未喻蓋指言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者琰字炎玉髻髻姿穎嗜學蘋蘩綫纈一不經意志業專確迺博古善績文雅安張士儀諱閭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且賢納爲冢嗣子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一

履諱祺之婦炎玉之歸子履性素冲淡不事鉛飾服澣濯之衣日遊心於編簡翰墨平生臨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詞酬唱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集善用禿筆字體莊勁少卿愛重之殊不責以中饋之職厥後少卿幼子介卿諱祉擢進士第調眉之青神尉是時山谷老人謫居涪城遡流見介卿講親親之好蓋少卿之室江南黃按察諱廉之女弟於山谷老人姑輩也炎玉配子履實其親表因騰書致綠菜爲信山谷珍其

品以贊謝之有曰班我旨蓄惟女博士史君炎玉  
猶古女校書之褒云蘆山楊與權諱巽先生年垂  
八十炎玉宅相也大觀間以行藝爲郡學政每休  
沐以甥禮侍見相與窮日論文且評課試近題淵  
源端緒不減謝韞解圍之辯傳播諸生咸推仰焉  
與權謂其才美秀嘗見許於文章宗匠恐浸久湮  
沒無聞詳其本末屬閔中記叙載石勉從其請

丹稜巽巖

程史

岳珂

眉山秀出岷峩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二

有山曰龍鵠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  
士大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記曰子真子三卜居  
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爲巽爲乾蓋處已  
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  
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  
序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  
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  
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

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并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於道其惟權乎然非異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於異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魚復扞關銘

并序

李 稟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庸蜀地漢孝武改梁曰益梁州總八郡梁之爲言強也益之爲言隘也此昔聖賢察其風俗按其形勢而爲之名也故其人則強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

毅精敏嗜義負勇其地則山屏水塹險介重阻沃野叢植輻員萬里北以劍門爲限東以魚復爲守此二物者蜀之襟喉扞闌也戰國交侵楚肅四年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以魚復設尉治東漢省尉而關如故

東漢志有扞水扞關不言都尉

秦張儀說楚

謂下水而浮不十日而距扞關蜀李雄說公孫述謂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皆指此魏酈道元注水經謂扞關乃廩君所置唐章懷注范史謂關故基在夸陵巴山縣

巴山縣自唐天寶八年爲巴山郡

二說皆非也蓋

魚復之有關尚矣無事則嚴封域察姦軼有急則扼險要扞陵暴有國者所宜致謹也雖然嘗考諸古劍門以漢中武都爲屏蔽失漢中武都則劍門不足賴矣魚復以秭歸夸陵爲保障失秭歸夸陵則魚復不可恃矣考秦以下以迄本朝舉兵定蜀者凡十有三惟秦司馬錯漢之來歙魏之鄧艾鍾會符秦之楊安後魏之尉遲迥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後唐之郭崇韜本朝之王全斌實出劍門陰平道至若吳漢若岑彭若諸葛亮若桓溫若劉毅

朱齡石以及劉光義皆擁舟師西指邈江扣關麾城擻邑易如拾芥耳何者以先得秭歸夸陵也漢昭烈襲取劉璋既北收漢中卽東爭夸陵嗚呼若昭烈者可謂能知保蜀矣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禪繼世猶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也且蜀與吳楚爲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在昔欲圖江南者必先巴蜀何者地勢便兵力接也秦取楚晉取吳隋取陳耀兵上游舫船載卒乘流而東曾不頓一刃折一矢而荆揚之區已望

風褫氣矣符堅伐晉亦分軍而下不幸符融之兵  
先敗於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圖事先後  
一揆然則蜀之重審矣自古或言蜀人嗜亂喜禍  
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盡其術嗚呼何其過也  
吾觀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由姦雄乘隙  
外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敢抗蓋公孫述首禍  
於卒正扶風人劉焉蓄奸於州牧竟陵人鍾會兆謀於  
降將潁川人李特奮迹於流人畧陽人陳道養怨激於  
苛刻抱罕人劉季連計成於掎奪彭城人司馬勲出於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五

王族蕭紀興於帝胄王謙啓釁於易代太原人劉闢  
席亂於留後王建發蹤於椎埋舞陽人孟知祥紹難  
於違復荊州人維東晉譙縱本宕渠人然縱之初起  
實出逼脅觀其倉皇赴江以逃則知縱本庸人初  
無異志劫於羣叛不能自還若述焉以下數子者  
則其險詭睥睨有從來矣彼見蜀之險足恃蜀之  
富足資趯然動心逆節萌起蓋觀劍門之險而追  
笑劉禪覽甲兵之盛而思效昭烈而蜀之人形格  
勢制不能不折而從之其間能截然自固恥污於

僞如青衣之不賓公孫述牂牁之不臣於李特者  
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易者地形也難保而易  
變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化苟知  
所守則力約而功倍圉固而敵畏苟知所化則囂  
傲革爲勇毅柔脆易爲信順不知所守則嬴氏家  
函谷而滅田宗國東海而亡矣不知所化則暴悍  
踵起於江漢姦醜接跡於洙泗矣魚復與劍閣埒  
險角壯並爲西南鎮昔有銘劍閣者獨此缺諸江  
出岷山行二千里合蜀衆流畢出瞿唐之口山竦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六

而巖峯水激而奔迅天下瓌偉絕特之觀至是殫  
矣是宜有銘琢刻磐石以侈寡匹以厲罔極其詞  
曰

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歸其闡險肇天設控引荆  
襄枕倚牂越岡連嶺蜀哈呀巖薛洪流下瞰澎滲  
蕩濇衡潛抗高華岱媿桀上柱天倪傍扼日轄惟  
所屏障則恃於峽如戶斯闢此爲之闐寇來是扞  
兵勢攸接鏡考前古棋勢輻裂水攻陸擊巖披谷  
抉犀甲燿爛白刃鎗齧雲荊倏馳羽燾斯揭山犇

羆兕壑瀆螭蛻水姦脫入孰睨旋竊虐環千里炖  
人於讞曾不踰時宗隕祚拔四方之人王化所達  
寧甘嗜亂實首攸脅豈富是怙忍上之缺惟此山  
川重阻復疊德守者固兵據者蹶惟此黔庶嶷嶷  
業業力制則離道懷乃協皇帝聖武恩被獫狁國  
有至仁九土臣妾勒銘山阿永彰宋烈

鄂州重修北榭記

李 稟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繇元祐改作元  
符末脩水黃公魯直嘗見於題咏惟北榭冠了城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七

之顛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  
湖張安國爲大書扁榜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爲賦  
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庠日就圯廢  
莫或顧省一夕大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  
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支了城亦久弗治土石墮  
地榛莽蒙翳狐狸所窟虺蜴所蟠於是昉議更葺  
先增甃北隅袤二尋崇三丈有竒南袤尋有半崇  
與北等遂改建北榭屋闢而大之敗楹腐桷悉易  
以新旣成宏敞翬翼與南樓嶷然相望始於一郡

面勢爲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爲尤宜嘗試  
相與憑檻遐睇則烟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鄆杜  
安陵諸所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潏漢沔之潏  
洄皆可目畧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  
浦杳杳如髮暇日徜徉不陟級數十武而坐得千  
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  
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九郡之地皆故屬邑春  
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湏滋山  
如內方大小別雖邱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

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行之所平  
殄其遺跡猶可諏訪而考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  
嘗笑其規樵特淺淺耳庾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  
有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强弱係  
焉以見昔人爭勝之力不爲無意夫以地之相距  
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  
置卷舒伸縮之中况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  
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  
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



若合符節而宋何尙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耶抑常据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因陸法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汭爲淮南將劉存所克身隕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彼或此存乎人之圖畫智畧如

何耳夫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夕思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至鄭請七子皆賦以觀其志夫所爲能賦者豈徒能吟咏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人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咸宜其所蓄積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

乎在王茂宏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  
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  
其一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榭之廢興似  
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爲則不可不明  
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  
甲申三月丙午記

輿地紀勝序

李 稟

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句  
余爲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十

人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竒於左右以助  
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  
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其詩曰曲江  
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  
一逢佳處便開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  
眞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撰圖經類疎畧  
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考正而勒爲  
成書然後可據也本朝眞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  
等承詔撰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

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攬記識甚備其目一見於冊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直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爲該贍精密今儀父所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政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紀志庶幾班焉使其人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

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異故老傳記之披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之用心可謂厯矣然余又嘗語儀父曰古人讀書徃徃止用資以爲詩今儀父著書又祇資他人爲詩不亦如羅隱所謂徒自苦而爲他人作甘乎儀父笑而不答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固嘗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徃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

探力究洞貫本標非若近世膚末昧陋爲口耳之習姑以炫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士之凡爲文者學必貴於博不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爲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識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爲國家辨疑惑豈曰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

能悉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相與驚顧卒吐實以告士君子識博至此是則地理之書至此始爲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邱得名所自遂過炫其長以矜汰於人此則爲士者之所笑而弗道也然則余之所望於儀父者固以朔向及劉侍讀之事豈但以資他人爲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三日

重刊華陽國志序

李 至

古者封建五等諸國皆有史以記事後世罷封建

爲郡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域旣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扼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夸蠻閩貊五戎六翟之人民與其材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未嘗不佔畢而紀其詳况夫環數千里之地分城置邑殆踰數十中間時異事變徃徃裂爲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係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

而無聞乎此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考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深致意雖侏儻之氓賤俚之婦苟有所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宏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

已乎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都嘗刊是書以廣其傳而載褻荒忽刊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余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蓋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撫兩漢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雜錯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文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

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畧十得五六矣鋟本既具輒序所以冠於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而律之嘉泰甲子季夏朔丹稜李至叔厘甫謹序

四十九章經序

李壁

隱者劉漫翁博涉古今尤邃黃老一日某言賈生惜誓賦之超絕如云黃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覩天地圓方此言居身益高所見益遠矣今人汨於情僞沉於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

幾高明得乎東坡謂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惟其翛然元覽却立垢紛之外不爲物所梏則乘星載雲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有又誰禦之哉漫翁曰君言善矣然茲理不待賈生東坡而始著是在道經四十九章經已云學道甚苦如負登山旣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微渺也予始知有是經亟從羽流訪得讀之慨然曰至言妙道盡在是矣虛皇豈欺我哉大抵道家貴於眇萬物而不留離澳渫而化昭融物之

旦夕交於前者皆不足爲吾病而去道邇矣然而爲物而渺視之猶有物也若盡空諸有豁然四達無門無旁無聲無臭亶爲至極而聖人之教人未嘗舉空也老子言道雖窈冥恍惚而必有象有物焉此經所謂圓明具足者非耶或謂之誠或謂之元或謂之眞或謂之覺或謂之實際以至爲情爲識爲喜爲怒爲愛爲惡爲聖賢爲仙靈爲姦邪爲盜賊大而天下之能化育微而蠓蟻之能飛鳴皆是物也故易者寂感之理而昇元清靜二經雖曰

空而實非空使凡世之善惡皆可舉而空之則淫  
狼貪惡險伎讒媚所植罪本亦可空矣則將何所  
不至乎味經之三十二章蓋與老易及清靜昇元  
合雖稱種種因緣均爲幻假當滅除之而它章顧  
謂觸情欲是造諸苦吾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  
苦又云財者罪之根聚財爲聚孽又云危人還自  
危枉彼還自枉觀此則凡奸邪小人聚財以規利  
枉彼以陷人雖快一時終必自戕猶影響也概謂  
之空可乎嘗怪道家言三洞三太皆藏玉京上真

猶不得見而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  
六十五卷崇觀間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  
多耶黃老宗旨虛無至大洞諸經昉言諸天奧密  
神仙隱秘事自晉始傳人間由隋歷唐方伎符籙  
其說益以誕漫去本滋遠以是知道家之書真者  
絕少而俗師附益假托者多如世所傳斗經豈有  
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若此經之元  
妙精微明白切至其爲先聖至人所說無疑惟卓  
識殫洽者無惑乎古書正僞彼方士羽人苟非研



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斷其書之純駁哉

蘓子由古史跋

李壁

士固有夙懷精識自其少年便自超卓至於終身不能以易者觀蘓黃門應制五十篇之文首論夏商周考其年甫踰冠耳而其詞已闕詣如此逮晚謫官續成古史乃系以前論止附益數言豈非理之所到初無老少之異乎

跋唐子西帖

周必大

眉山唐子西之文盛傳於世不待贊也史稱其論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十七

事精密通於世務爲宰相張天覺所知歷宗子博士提舉京畿常平貶惠州數年歸蜀而卒有子曰文若字立夫一字仲懿寬厚秀傑文辭高雅不妄與人交而襟懷灑落人自愛之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屢被薦召多仕於蜀二十六年入爲光祿寺丞遷秘書郎擢起居郎執政有惡其不下己者諷言官誣以事出知邵州改鏡州除敷文閣徙温州二十年參知政事楊椿薦之高宗笑曰今不傲否蓋或言其簡伉也以宗政少卿召再爲起居郎明年

二月進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隆興元年以足疾求去正月丙辰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明日改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符離退師例貶秩二等求出幕徙江州病丐祠二年某月卒於南康軍年六十六晚號遜初爲鄱陽破豪民一族人稱其政後與郡人王樞密剛中通姻因卜居焉在朝廷若不預事間議論輒正平無向背高皇將內禪懲靖康吳敏輩自以爲功未嘗語人執政亦不敢問獨立夫請對言不宜迫遽高宗諒其忠與詳論舊事會御批

追崇皇太子所生父立夫已書黃因過某歎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而堂吏執不可立夫請不已宰相以聞稱皇太子本生親尋詔侍從臺諫就御史臺會議遂稱皇兄而加贈極品其端蓋立夫發之立夫素主民兵或疑其迂雖予亦不謂然及守九江適虜騎犯舒立夫參用民兵備禦整暇方督匠刻東坡集人賴以少安其治郡能盡僚屬之才人皆樂爲用至簿書期會則不屑就性既寡合遇所喜形迹都忘平生不言人

過雖有憾亦容之嘗曰觀人以初見爲定徃徃十  
得六七少因讀史悟性理宣州僧宗杲及與子西  
並遊張天覺之門名震一時立夫適相遇於荆南  
先語其子云我今謁杲彼若扣我我便不服望見  
立夫遽曰尊公文章滿腹却欠此事羣從何處得  
來立夫喜且服人兩竒之子輅字德輿亦能文進  
德壽宮慶古賦後省第入甲等乾道中由大理寺  
司直出通判漢州熙寧一十三年冬提轄權貨務  
高宗上仙獻嘖議謂合稱祖破禮官之說又及巷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十九

市七日事會御史察洪翰林邁議稱祖非是洪家  
居待罪孝宗曰議禮如聚訟何嫌異同於是禮官  
並疏輅失言給事中亦乞罷輅復通判隆興府予  
嘗與立夫同僚相善又惟文士子孫能世其家如  
唐氏者未易多得故傳其事於上舍游居所藏帖  
之後使修史者有所考焉輅今爲刊州守慶元戊  
午正月乙卯

柵頭鎮夫子廟記

狀元丹 馮時行 巴縣人

浮屠氏之書專以禍福恐迷世俗人聞敬佛得福

毀佛得禍莫不崇信恭恪塔廟布滿雄傑煥麗過  
於王者吾夫子所言皆古今不易之道非有信証  
不出諸口其肯以怪譎汗漫之說雜亂典訓人亦  
無所恐懼歆羨故祠廟淒冷今獨國郊若州縣乃  
僅有之未嘗有以己意私自薦祭者惟丹稜之東  
館柵頭二鎮士類滋多嘗自誦其言學其道有以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義以親以和以別以  
信郡國三歲賓興被其惠利至爲公卿大夫以受  
其祿而春秋二祀距州縣迂遠不獲奔走祠下盥

洗降登自致其誠敬報本反始之義不備乃合鄉  
人之力作夫子廟於鎮之南郊嚴實精闕薦獻有  
位灑瘞有所每春秋父子兄弟滌濯舉薰酒醴犧  
牲蹒蹒濟濟祇奉祀事嗚呼可謂知其本矣夫聖  
人之道發於外所以飭內脩文所以豐實今也福  
無所覬禍無所避以道德仁義人倫大法之所自  
出後世自天子達於庶人如病有藥如子有母如  
婦有家盛德大業天覆地載故中心誠服如當時  
七十子弟於是祠廟翼翼籩豆楚楚裸瓚酌獻禮

儀備具吾知是二鄉自今至於後日若子若孫必有不忍棄其詩書之業孝弟忠信之行甘心不齒於鄉黨鄰里何者耳濡目染外有以飭其文內有以豐其實教之所由興俗之所由美有不得不然者東館衣冠異時不過州縣今秉旄持節入禁使大小法從柵頭自國朝以來未有登名進士舉者今試禮部往往輒居甲乙嗚呼吾夫子雖不若浮屠氏明言禍福而福亦不貲矣古渝馮時行紹興丙寅嘗令是邑後十有六年歲在辛巳時行有假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二十一

守沉黎被旨造朝道過眉山丹稜之人猶曰斯事未有紀載非吾昔令尹其誰宜爲時行曰敬聞矣不敢辭時紹興辛巳記

與杜莘老殿院

狀元 王十朋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臺端天子親擢正人中外莫不相慶竊聞殿院丈排擊姦邪保全善類饒君子不饒小人果踐平日之語某受知最厚贊喜叵量更冀盡摠素蘊益振臺綱以滿中外之望

祭杜莘老殿院文

王十朋

光堯神聖高邁千古任賢納諫同符聖祖紹興辛巳親擢得杜曰卿忠直不畏強禦朕擇御史賢莫如汝往肅官邪以消外侮公如麟鳳善類是與公如獬廌邪佞是去如唐子方孤忠自許如趙鉄面風高憲府孰將而貪掎克軍旅孰戚而橫攘斂編戶孰醫而幸官高貲鉅孰託宮市敢通北賈孰爲樞臣將命是拒孰爲民賊孰爲社鼠皆罪之尤擢髮莫數汗我白簡宜卽刀斧言無不行中外鼓舞曰眞御史曰堯舜主言責旣塞力求外補五馬來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二十二

歸壯哉出處惠斂一州治最西土至今邦人咸曰杜母某往遊道山辱聯步武友得直諒每聞規矩公遷栢臺我返衡宇尺書千里屢寄鱗羽如覲面目遙馳肺腑不見君子五隔寒暑甌蜀相望會合無所國亡直臣山失猛虎豈惟吾徒天下悽楚我來守夔棺未遑拊諸孤走書大事將舉佳城匪遙執紼伊祖遣奠一觴老淚如雨

答李季章書

朱 熹

熹伏承不鄙貺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並及三

夫人二壙刻文踈領伏讀足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復再三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之幽宮以視來世則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勝此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人則爲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識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敢辭也惟是今日方以罪戾書名僞籍平居

杜門屏跡齟舌不敢出一語以干時禁而凜凜度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爲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維執事姑少察此而深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以時定也

再與李季章書

朱 熹

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

草定而託以前日所爲既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又念劉孫所定本出賢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但循例必欲更經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是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遮護耳來使本欲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敢落筆不如且遣之還俟一面更將所示者子細繙閱隨計所當增損處密託人送令弟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思之

若未卽死固當有以奉報或使溘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令轉奉聞也生平多做了間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頃見靖康間事楊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曾補否盖汪丈所刻本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劍一



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與李季章書

朱 熹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離別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史院同寮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盍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旣而思之解攜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何如也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二十五

答李季章書

朱 熹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憾此獨深愧耳東府爲况如何故宇淒涼新居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爲之不平者此處不早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又不容坐視不爲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惟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此言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

大者幸甚

答李季章書

朱 熹

兩書縷縷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熹懇祠得請深荷上恩旣還舊官無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愧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藁中劄子三篇疑卽此奏豫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已加籤貼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倘得附見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人文字皆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二十六

史院同寮也當時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書其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有得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答李季章書

朱 熹

昨承諭及先君奏疏已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卽爲陸賈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託史筆以垂不朽豈不幸甚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爲不肖之孤所累因見刊削未

可知耳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本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尋訪刻得一枚見寄切幸留念

新建博濟廟博濟橋記

程伯雄

自昔有功烈於民者在禮經當祠距洪雅縣西北四十里地名三溪峽有廟焉乞靈者輻湊而禍福之應捷若影響探究厥自蓋獨孤井之祖廟也發源於此而顯化於彼則其聰明正直之資威靈所洎之地其可忽諸按蒲江獨孤井肇基於漢地節二年其後湮廢至東晉李雄後不復置縣惟豪右

能武斷鄉曲者名曰保主時則有獨孤氏鑿皓井地乃祝祭於山川之靈一彈指間感化現雲髻月梳之像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雍熙中詔立祠廟則聖姑者當境豁井之神也其後有神降於廟著靈應獨聖字又書爲劈海揭帝迺仲氏咒中神名則神之靈安知莫不自佛地位中來則求其盛神力故如是之偉燁中興朝廷廣增諸紀累封廣佑嘉應昌澤公然先正謂獨孤井山盤三峽地界五州故三峽爲神之祖廟而血食諸州理當然也

茲廟循古而來數置屢易不可復知今之殿則紹興戊辰雲樗嚴氏寔更新之今之廊廡則淳熙壬寅奉議趙公實增延之厥後嘉眉邛雅諸州士民迎湫祈賽者日以千百計然廟之前崇山浚川如金湯之不可越驚濤怒浪瀉出於衆峯之間而環合於三峙犇湊之地人無問津行者病涉其鄉人曰嚴珏乃募石工度尋丈糾合昆季及閭里名門右族共醵金穀規剏橋樑自嘉定壬申孟春月朏肇經斯役而落成於是歲暮春之初晦魄僅踰而

長橋卧波於以告竣也乃名其橋曰博濟何蓋取其獨孤博濟廟也然博濟之義不得爲井泉設大畧有三焉盖廟之左有龍女祠稍北則有大小二龍洞或遇亢旱則四方祈雨者致其敬於前甘澤沛於後則雨暘之權神實司之廟之右有大小二崖洞通堰水漑田數千頃畝無凶歲然水之通塞神實掌之凡乞靈於廟者肩相摩而踵相接昔之深厲淺揭者今則屣履而至昔之褰裳而涉者今則翔步而來疊是三者則博濟之名豈溢美哉雖

然神能司寒燠之權通甘泉之利而豐功盛烈所不可掩而都人之事神也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則剗造之功安知非神之陰相抑造物有待而成哉昔吾夫子天既縱之將聖矣而尤致其敬於鬼神而必也聖乎又以爲博施濟衆而後得此則神之靈其可不敬橋雖作於人而博濟之義非神無以當之異時同志之士授圮上遺書躍龍門級浪非神何以相之嘉定丁巳年六月知黎州軍事賜銀魚袋程伯雄譔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二十九

跋丹稜劉氏黨籍

尙書  
魏了翁

崇寧定元祐爲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爲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爲榮作史者又以奸魁邪上爲最榮然則謂隨夷溷謂跖躄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盖一轍也臨邛魏了翁歸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巽識諸炎興詔旨之末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稹帖

魏了翁

南軒先生受學於五峯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

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盖  
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  
其言若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眞  
知行則篤行卒能以學問名世有非俗儒四寸口  
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  
於人者教人耳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梈等十事 魏了翁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  
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

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  
歲歷時而後其事寢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  
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旣爲羣小所  
泆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姒謾譎之  
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  
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  
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曰歷諸書以足之  
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  
最爲疎畧小人終日爲不善遑恤乎人言惟於傳

世貽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子弟姻戚友朋間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盖有不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哀萃焉豈特有補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爲後來茂惡怨正者之儆云

史母程氏傳

趙 沔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不忍言也夫史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一

一聚以刀悉刺之廼積其尸至暮不死復刺之禩孫尸積於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禩孫口夜半始蘓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爲蜀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之益可悲者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蘓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於峽

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憾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與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異日嫗語於鄰告史氏見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寔以歸且亟圖共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淞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二

主文任嘉定儒學教授在嘉定生子台孫介孫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於今且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於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覆烈士猶難之况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



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元

送趙茂元歸鄉序

虞集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存者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媾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三

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卽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一巡檄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忽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以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丹

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至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明

忠孝祠記

參政 張 衍

漢晉之臣卓然以忠孝見於世者蜀有廣陵太守張綱在順帝時以危言直道摘梁冀之姦漢中太守李密孝心純篤終養祖母不就晉武之召卽夫兩賢之心忠君愛親精誠剴切貫於金石通於神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四

明是豈矯情干譽而爲之者百世之下聞其風思其人猶足以興起善良以有關綱常世道耳嘉定古犍爲今眉州彭山縣北里兩賢之墓俱在焉昔人因是而祠之題曰忠孝燬於兵有年矣洪武六年冬按察司僉事天台戴文信按行是邑得宋時斷碑其事蹟可考因語邑大夫士以兩賢節行炳耀今古若等盍修復古事維風勸俗卽與鄉老同構堂及門廡列垣屏備祭器樹竹木衆樂爲助凡三月而成其堂宇翬煥軒戶明敞江山烟雲之態

度森羅輝映出自天象而規模氣概甚殊往昔僉  
憲以刻文示後爲請余嘗慨漢末政紀失馭順桓  
之際梁氏擅權當時莫敢言議其非張廣陵綱獨  
奮然劾大將軍無君之罪以彰天憲盖其心知有  
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可謂盡於所事矣旣而爲冀  
所陷出守廣陵廣義明信單車降張嬰等盜南郡  
以平及卒嬰等服喪歸葬築墳此又功德政理卓  
然過人遠甚抑使世之嘿嘿取容苟祿以逢其君  
者知所媿矣嗚呼賢哉若李漢中密當晉武平天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五

下之初威行海內方銳意求賢以洗馬召在他人  
必俛首奉命無敢抗君獨從容表陳其情雖迫以  
嚴命終不可奪是盖能親親供其子職不計外之  
輕重使世之僥倖利祿苟進以遺其親者知所鑒  
矣嗚呼賢矣然兩賢之事詳諸史余特以忠孝非  
殊故爲臣子者義之至仁之盡以之事君事親易  
地則皆然且古者鄉先生没而祭於其社聖朝以  
忠臣烈士咸致祀典憲僉才識明粹熟諳憲體能  
以名教爲先務是舉也將以引忠孝之化立懦敦

薄爲勸非特一鄉一邑而余喜其有志於綱常世道冀其他日登用以裨國家之政其設施遠大盖可徵於斯故爲之書洪武九年三月中吉

驀頤山新修殿宇碑記

蜀藩王

吾蜀之眉州有山曰驀頤去州七里許山腹有龍湫淨深澄碧白蟹紫芝產於內有老翁隱現不常又謂之老人泉傳記以爲軒轅氏之丹室唐季楊太虛爾朱先生得道之所古有觀觀中有三仙像四目仙翁居其中州人遇水旱札瘥禱之無不應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六

昔眉之道者張遠霄一日見一老翁龐眉皓首持竹弓一鍊彈三質錢三百千遠霄無吝色曰吾之彈能辟疫癘汝寶而用之利益廣大遂授以度人濟世之術張仰視翁兩目中有四瞳子世傳四目仙翁者以此其地山明水秀夜現神燈眞仙境也先朝封翁惠通顯應眞人州之人物爲顯宦爲名儒爲高士者輩出雖由地靈所鍾而實資眞人之所默相也宋老泉蘓明允天聖中嘗於無礙子肆中見遠霄張仙挾彈圖像云有禱必應因解玉環

以易之時老泉尙無嗣旦則露香以告迺得軾又得轍張仙之應感由仙翁之授受也又如大德間四月不雨農事方殷鬱蒸太甚至五月又不雨民以爲憂州牧郭松年率僚佐父老禱於真人而大雨連日民心感戴此其大者小者莫可殫述前歲春吾命承奉智良詣於觀禱請回言仙翁靈感有徵急於接物但觀之殿宇頽毀歲久因命工鳩材去卑陋恢故址而重構之裝嚴神像門墻廊廡煥然一新爲大書重瞳觀以易其舊額始作於成化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七

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成於是年三月十五日也良磨礮片石請爲碑記噫至誠感神理之自然禱之則應翁之靈也墓頤山在吾封內孕靈毓秀之地也篤生賢杰助我國朝厥功大矣睠吾嗣續賴以生成是知老泉以無礙子之言爲不誣吾於老泉之言蓋有徵矣後人世世而葺之則仙翁翊皇度福生靈與天地相終始也是爲記成化重光赤奮若歲太簇月上元日

中巖記

御史熊相

正德戊寅余南巡至青神宿下巖明日登水月樓  
時白露橫江水天一色峩眉諸峯近若几案心目  
覺怡曠又明日行半里至喚魚池花竹如繡澄潭  
一泓厓嶺詩刻佳者讀之令人肯首其可嘆者不  
覺撫掌池魚驚駭遊躍若助予之興又半里至羅  
漢洞門如屋其深莫測壁間刊頭陀像夜間有人  
見光者蓋山川靈氣初不足異又數百步至玉泉  
崖覆如屋泉出崖之東西兩石龍吞吐之噴若濺  
珠殊可愛亭午至中巖宿巨羅尊者閣如深洞然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三十八

四維懸崖飛鳥不能越而當面一壁直立千仞久  
視之增人氣魄明日遊上巖不一里過伏虎崖上  
多古今名筆入石峯一石而中分若一字然中有  
尊者像塑自唐人峯之東石平若臺多古今墨刻  
盖三巖絕佳處也

丹稜縣重修廟學記

河南道監察御史

張

洪雅人 鵬

丹稜古縣也建學舊矣在昔有宋以文獻聞我朝  
百五十年士登科第寥落無幾吏茲土者相沿漫  
視歲久傾圯屋老欲壓絃誦響輟裸薦罔虔正德

甲戌醴陵袁侯至首謁廟周視嘆息圖欲作新顧  
莅事伊始猝不可振越四年丁丑僉憲五河王公  
來分巡下令興學侯至是惠澤旁流民人洽和乃  
以暇日割其俸餘與訟者入贖及兩稅附積舊爲  
官所乾沒者以購木石以陶瓦甃以備髹繪以募  
工匠百凡既具並手偕作易其朽蠹者補其缺漏  
者飾其漫漶弗鮮者諸所未建聿增如制始大成  
殿兩廡成次戟門成次櫺星門成次明倫堂兩齋  
成次大門二門成又次牲庖廩庾公廨泮池坊表

成質文惟度不侈不陋經始於丁丑冬月斷手於  
己卯春王月侯率師生行釋奠虔告孔子邑中考  
長來游來觀轉相指示謂創知設巧鬼神與能不  
則號召之役胡弗下逮歟從而歌曰濟濟青衿翼  
翼泮宮教化攸崇惟侯之功又歌曰青衿濟濟泮  
宮翼翼侯無我勞惟侯之德教諭馮君瑞訓導袁  
君璽黃君燦羅君維與諸生造予請紀其成予進  
諸生曰人材與氣運相爲盛衰山川淑氣鬱積之  
久惟人是鍾及宣洩之極乃與時窮窮斯積矣積

斯發矣發必有機氣乃先動惟進修不已人斯勝  
天無待而興則豪傑不囿於氣也丹稜諸先哲語  
清厲如楊朝請語文章如唐承議語死節如劉忠  
介語學術勲望如李文簡父子麟角鳳毛爲世竒  
瑞此山此川今日猶昔而才不數出殆將謂何盖  
宣洩之極其氣故窮窮至是則鬱積久矣其發也  
不在今日歟王公風行於上袁侯作新於下上下  
道同以成茲役非氣機先動歟矧諸先哲典型具  
在諸生欲之則是夫何難至之有然猶未也孔子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四十

之道始於格物致知終於平天下始於戒懼慎獨  
終於位天地育萬物皆儒者事諸生能反躬求之  
則天德王道沛乎在我豈但追踪諸鄉先哲焉耳  
矣若徒諉諸氣化是謂自誣謂聖人不可學是謂  
自畫既誣且畫茲豈豪傑歟予不文敬以是爲諸  
生告惟諸生勉焉他如財費出入固可畧也侯名  
瓊字公美以誠心直道爲政有古循吏之風正德  
十四年歲次己卯夏四月既望

丹稜縣修學記

南京戶部郎中 趙良華 眉州人



丹稜袁尹考績之秋適學之落成也教諭柳君尙文訓導羅君維唐君盛乃命兩生請記於予予進兩生謂之曰學之在志可考矣古學在宋遷於治平四年則劉屯田已記之今學在我朝重新於正德十四年則張大巡又記之古今記有不同均之爲學也古記汪洋雄健不可尙矣今記博雅平實亦已詳矣今子復請予記無乃勦同其說而傷於複乎兩生曰是不然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况聖謨洋洋新廟翼翼其規模制度二記有未盡載者如

文會堂萃秀亭二所又袁侯經畫之以激勸於後之英俊者是獨不可一言再記乎予躡之而嘆袁侯之賢斯堂斯亭之建誠有補於教化深矣盖士之所以挺拔而出類者爲其秀也爲其文也文乃詩書禮樂五經百家載道之具發而黼黻圭璋治化者皆是也秀乃天地山川靈秘之氣洩而鍾竒產瑞於人者皆是也秀欲萃萃其秀則吾身不小於天地天地不大於吾身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是也文欲會會其文則出入古今

終日有儆戒之益表裏人物羣居無非僻之千孔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也噫萃斯秀也會斯文也皆吾儒第一等事如此而爲人如此而爲士如此而隱如此而顯所以修身所以齊家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此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此也子歸而求之丹稜諸先哲如楊朝請則以清勵名如唐承議則以文章名如劉忠介則以死節名如李文簡父子則以學術勲望名是孰道之而孰使之然哉皆是氣所磅礴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四十二

而是文所霑濡也其又極則士希賢也賢希聖也聖希天也亦皆吾儒分內事而是氣是文爲之根柢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兩生唯唯遂記之亦不嫌於複也時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旣望

重建鶴山書院記

翰林檢討

王元直

眉州鶴山書院爲宋儒眉州知州鶴山先生建也先生當理宗時吏於眉樹嘉政焉去今三百有餘年流風未泯夫嘉政樹則可法流風未泯則可慕書院肇修靡直觀美云爾先生邛人也築書院白

鶴山下講道授徒既而竄於靖州瞑目於平江咸爲先生建焉且厯理宗御書鶴山書院四字賜之盖先生一身斯道攸在其藏脩其竄逐其生其歿可哀可榮眉則爲政之邦也獨可少哉嘉靖丙戌御史莆田邱公道隆叅議臨海趙公淵僉事閩戴公亢巡莅於眉肇謀允諧乃檄撤城西南隅尼寺爲之歲延己亥滇晉寧方侯端繼守異代高山仰止不在三公下遂肆力經營爲正堂爲後屋爲大門各三間堂則翼翼可棲神明舉蒸嘗屋則爽塏

度以六經儲以羣籍左右又爲廊十二逢掖秋朝遊夕息弦歌洋洋金聲玉振又前爲重樓額仍宋題又設道士司啓閉汛掃之役用圖永無壞侯之爲慮旣周且審如此維時季夏元正道眉晨謁先生像因達觀於所經營謂侯曰昔先生守眉亟稱於環湖其記可誦今復卽湖之脅崇宏構於榛蕪之區棟宇突兀光映閭閻道淵德藪上下鳶魚榮光勝概燦然如前日足懌羣心先生其弗歆於冥漠中乎侯因請曰麗牲之石幸爲記之正爲關

中後學罹嚴譴迸諸冉駘戊子嘗之叩於白鶴山  
俯仰宇宙敬吊先生茲復獲廁一言於堂之下祀  
顧非投荒之幸歟遂不敢以不文辭仰惟先生踵  
濂洛關閩之躅奮起邛峽之野心歸尼父夢寐周  
公包括仁義禮樂之妙與詩書之文羲爻之精微  
爲開來學之資充擴堯舜禹湯傳心之學術爲經  
綸之具宏毅邁往配義與道犁天下事無難爲胞  
天下民無不可濟付一身之得喪生死於漠然不  
以置懷故用之忠言侃論著於朝舍之則蠖屈雌

伏與造物者遊其所學如此其守眉也根道德以  
出政潤澤周禮以振化持俗興校育才昕夕訓飭  
敦尙耆宿春饗秋宴課農桑薄賦役興水利祀名  
臣鳧藻生齒緩銜弛轡是故政通而民和化行而  
俗變其爲政如此盖其學本諸心故和順積爲政  
本諸道故治化彰宰物經世由此宏之焉爾召柄  
端揆大志將行而小人媚嫉不容一日立於朝廷  
之上督撫外移擯斥益力君子道消宋治因以弗  
振惜哉雖然桑梓之地先生爲光岳發元精也虺

蛇之域先生爲斯道嚴衛翼也屬纊之邑先生爲  
吾儒立幟表也淑履之邦先生爲生民植甘棠也  
先生何負於世後之人廟而貌之尸而祝之不曰  
邛與靖之師模也則曰平江與眉之父母也是其  
蒞藜益困而名節愈高狐蜮益跳而心跡益白日  
月其邁而尊崇益無斃視彼當時盱眙睽閃於人  
主之前假靈噓燄肆爲擠井下石之計者生固快  
心死則遺臭與先生之存與歿榮辱何如也懷賢  
尙古侯之心固耿耿乎升堂翹仰眉之士民固勿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四十五

勿乎翼行啓思先生之精爽之於眉也固依依乎  
侯命石佛驛楊丞檟來促記正因平生嚮徃之勤  
遂述其先生學政之本與夫出處之迹以詔眉人  
爲鶴山書院記云

蘓子繇告身後跋

大學士 李東陽

右宋蘓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  
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文  
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  
孤虎底於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所侵攜虎

持誥愬於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尙書省全印尙存謂件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件以疋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爲之裝飾張誣爲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輒遣人遮止之後件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宏治十三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攜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蘓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四十六

世家文獻惟制誥爲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幾爲俘物至於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於喪亂之變累脫於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爲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旣記所建三蘓詞又爲題其卷尾蘓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眉山蘓氏祀田記

翰林

余成勛

青神人

眉山舊有三蘓先生祠累禩弗治堂廡閉墉日聽於敗而已嘉靖庚寅侍御邱君道隆按部眉山謁其祠周覽弗稱乃謂大參趙君淵僉憲戴君亢曰設堂室以祭者薦其義也祠敝而薦知弗享也乃命莫守鈍取他毀祠之材拓治之規貌緣飭視昔益宏麗矣又命求老泉墓於武陽可龍里弗得因割其落陽等九寺及孝思佛堂田若干畝爲蘓祠祀田乃曰古置守冢今老泉墓失所在矣聞杭多東坡後人能招之來力田以奉祀焉庶幾乎守冢

義也議未舉侍御去矣憲學張君鯤黃君祺參伯何君鰲張君璉僉憲鍾君錫先後方行之自江津得蘓學者持所藏東坡小像來辨其手翰考其譜系則穎濱後也僉白遠者莫可致但信其爲蘓氏已矣遂以請於中丞宋有臺公滄曰表裔象賢求田永祀訓世令典也其許同下執事已而侍御熊君爵朱君廷立繼來謁祠下學以祀田星散不可業爲辭乃許以計畝受貨別易腴田之邇祠者求有司丹券以存厥典莫守謂勛里人願學先生者

乃屬之記制曰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祀之若蘓氏父子兄弟履常爲經濟蹈變爲忠貞貫六經以爲藝極者均之爲宋鉅儒名臣去今四百禩餘矣後之人誦詩讀書以想慕其父子兄弟之爲人則流風餘烈尙足爲天下後世宗師焉顧弗可祀也哉然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一曰修先今之寓祭於田寓子於祠者所以報功也古之人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所以修先也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仁人孝子兼而舉之祀事焉則上以順於鬼神外

以順於君長內以孝於親庶幾乎盡祀之義也已先是吾蜀司馬李公克嗣巡撫河南亦嘗求東坡穎濱墓穎上爲俱置祀田取後人自杭守之未幾鬻其田歸矣是豈當路崇古報功意哉故古之修先有厚貨買墓前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畊墾學之祀田則出於有司不費而享其百夫之產先子之賜也其念厥祀義尊本敬始世守其田勿失無若杭之人可矣老泉族譜記曰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孝弟之行缺况祀田



乎況祀田乎雖然上世無祀田後乃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鬻敢效茲義勒祠田之數與四至於碑陰

修復老泉先生墳祠記

余承勛

嘉靖壬子春臺史汝南俞公時按部眉山夜夢與東坡先生接因謁三蘓祠爲文祭之曰東坡穎濱塋於吾鄉之汝穎間墓至今存也惟老泉先生塋於眉山故墟按歐陽公誌墓在武陽之可龍里豈爲人滅其跡久而無所考耶遂命其守楊侯秉和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四十九

上下彭眉間求之竟弗獲議者謂東山十里廣福寺者相傳爲老泉勅賜守冢之寺也卽其地封而祠焉弗愈於終亡已乎不然穎濱墳院記有之廣福爲先公文安府君墳側之精舍也距墳四里許翁初卜塋得安鎮之山有泉曰老翁井墳距泉西南祇十餘步爾今之求老泉墓者舍寺而求諸泉近之矣侯乃度方里以諮其泉遂得之於石龍東岸之柳溝山中其山壯偉環抱泉坳然出於兩山之間畜爲井翁謂塋書協吉爲神之居其信然哉

乃復得聯槩於山楹之下雖無理辭翁祭程夫人  
文惟子之墳鑿爲二室徵夫泉與穴信乎爲老泉  
遺冢也若石龍者適在彭眉界中豈可龍相傳之  
誤耶侯因諭居民我弗爾罪圖別址以徙爾居我  
將治泉穴構祠宇乃封乃樹申樵採之禁於守冢  
焉庶幾老泉之靈爽栖於此矣遂約其勞費以聞  
於臺史從之未幾祠成侯屬承勛記其事仰而嘆  
曰老翁井僻泉也自老泉而有聞焉今老泉墓泯  
矣據老翁井而復得之翁之井銘曰惟我與爾遂

終不泯翁與泉何異世相遭也哉說者謂東坡顥  
濱若歸祔翁所謂庚壬之穴則翁之墓至今存可  
也不然老泉嘗欲卜居河南貧不能遂二公蓋承  
其先志者今二公塋域中亦有小眉山西望墓顥  
風景不殊又安知老泉之靈不往來遨遊於汝顥  
間耶至三蘓氏之所以存者歐陽公銘曰偉與明  
允亦既有文而又有子故其父子兄弟一時文名  
震京師具終也忠愛孝悌之節率可以表見於天  
下後世其存而不朽者在是矣又豈繫於一抔之

土爲蘓氏有無輕重哉若夫臺史之文章氣節視蘓氏異代而齊光者故其感契之深寓諸夢寐極意而推表之矣嗚呼佳城見白日而滕公塋峽槲墮而王果復營斂之今老泉之廢井亦幾五百年而遇臺史封其祠焉非異數也乎翁諱洵字明允號老泉其詳在宋史傳茲故畧是舉也憲伯陳公常道楊公守約叅伯鄭公光溥學憲陳公鑿先後贊成之若吾鄉之少卿吳君嘉祥憲副弟承業亦嘗與泉諮焉謹錄以爲記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五十一

遊玉蟾寺記

余成勛

玉蟾古剝也揖眉負研襟帶乎青衣仁壽四郡邑之交也環而步之皆百里許故鮮乎遊睨者寺無聞矣楊子和之田居鄰之嘗新其佛宇誦其勝於余且環寺皆山也僧不耕種桃爲業桃華時連岡絕嶠霞錦爛空下臨澗洞落英溺雨緣溪褰裳而採者宛乎桃源之窈窕也登其佛岸則雙石崛起天門洞開不扃不鑰游氣往來探其幽閔宛乎若中巖石筍之秀窟也歷其中僧居雜構聯絡林巒

十餘里望之香霧繚迴丹臺翠宇隱然居嵐光蜃氣中僧家所謂銀色界者玉蟾之稱豈象於是也耶復有懸峒如屋猿狖所居斷碣飛梁望之莫卽是則玉蟾數百年舊物山靈護以爲寶者也吾子素愛山水獨茲遊遲焉豈僻而無聞遠而遺耶甲午孟夏遂拉楊子與二三同志者訪焉於斯桃已實矣窮其源松蘿繁邃泉石紆詭捫虛架深莫識名所及憇其石笋也仰峭蒨之灑芬掬靈根之積澤仙翁釋子徃徃采芝斲苓以爲樂而不自知之

此則玉蟾之至趣楊子固不及焉豈所見甚於所聞也耶是夕也涼飈濯暑明月湛空林影散地鳥鵲喧動乃與其遊者脫巾躡履觴於石笋之下命調拊琴響振幽谷曲終醉卧於松露嘆曰玉蟾信美何求聞於世哉幸遭人而聞亦數也是故服竒藝者晦名懷貞節者韜跡敦峻美者致遠契嘉會者昭遺士君子出處之慎交遇之難概類乎此也遂作玉蟾桃李石笋三篇雲根二大字併付惠松上人磨崖壁刻之楊子曰玉蟾入子記寺自今有

聞矣其同遊者姓氏在詩刻

眉州重修學記

四川按察僉事

蔣信

嘉靖戊戌冬十月道林子按眉學師率諸生執牘而請曰眉學自國初創復以來臺司郡守屢有修拓今方守端尤悉心焉而學宮之制於茲益備矣夫學明道以淑才地也得丐一言不爲眉之慶耶乃閱其牘學之敬一亭及鄉賢名宦諸祠皆前守所建規畫草草方守端乃改建敬一亭於明倫堂後以啓聖祠次焉而又以名宦鄉賢二祠翼於前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五十三

爲士再比弗利乃更其門而大新之門內肇建風化本原坊一座是冬大木二忽湧出於江守異焉乃取而建旗樓一於櫺星門之前顏曰金聲玉振其廟廡堂齋學舍廡宇因舊而加葺相宜而更置者益多矣乃進多士而詔之曰方守重改作而事廸其常吾舊知之顧茲於爾學獨勤勤焉若有不得已者何哉夫奠世需衡莫大於禮義約民循軌莫急於風教惟諸制備而規模之宏條理之整偉然秩然遊其中者固自以眉之學輪且奐矣抑思

斯人禮義之極借是以昭明流衍所以於茲厚養而豐植之者不可一日弗講已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由盡心以知性則知非聞見之粗爾也由是而存心養性以至生死不渝而致命精義以終之則行之篤而不違於終食顛沛也爾眉多士獵卷窮古操筆脩詞謂事君由是也夫苟念慮之微或睽於孟氏之訓則雖以其藝先全蜀而名天下其功極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五十四

於昭民彝壽人家國以其身繫天地之否泰君子諒弗與也夫然則學制雖備用於爾蜀不猶爲虛器乎夫使有司勤勤脩飭之意或亦若是焉爾也則亦均異乎古矣於乎其尙胥鑒諸古哉方守暨諸生乃請拜受之鑱諸石嘉靖十八年春王正月

三蘓先生祠記

叅議 趙淵

有宋羣辟篤養多士於時道學功業節義文章勃如也極其盛父子弟昆祖孫伯姪若程氏胡氏呂氏范氏岳氏蘓氏相望不絕蘓氏眉人其父子弟

昆文章全在此淵偶在明月中使二三子取次朗  
誦歛衽而聽焉中若老吏斷獄隱伏畢見若驍騎  
行沙漠間卒莫敢犯此其老泉已乎汎汎乎驪龍  
出海飄飄乎鶴在片雲此其東坡已乎澄湖浸天  
輕舟自在平沙細草煖煙乍凝此其穎濱已乎以  
言乎氣老泉其渾也以言乎才東坡其雄也以言  
乎理穎濱其近也蓋皆有以盡天下之故挽秦漢  
之風也迺其先見協諸蓍龜孝友通諸神明信惠  
被諸鳥獸忠節貫諸日月惜夫施之未既也是故

與之將也必爲岳也相也必爲呂爲范也要之其  
卒也必不負宋也然則以縱橫短之者若之何曰  
張儀孫武之徒彼固弗之取也有曰顏孟者然乎  
曰二程氏在焉吾又安敢阿其所好哉眉故有祠  
今年六月察院練塘邱先生道隆禮焉周覽弗稱  
乃謀於臬伯孫君元戴君亢選屬吏之良者青神  
令楊鎮使撤泰山壁山之祠走逸夫之在公者而  
改作之而新守莫鈍協之以成君子曰黜淫鬼民  
斯不惑矣崇先哲士斯不漫矣改成宇官斯不費

矣走逸夫農斯不勞矣茲役多矣哉淵復相與求  
老泉之墓暨其後人莫得也悵然而爲之詞詞曰  
老泉安歸兮迷鬣封於可龍合顙濱於東坡兮渺  
邾城之璵瓏父子曷其異域兮問雲初而無蹤幸  
邦人之父之師之兮築故廬以爲祠慨靈根之獨  
存兮垂手澤於蓮榆榆茲半枯兮蓮荒其誰封植  
兮練塘曠百世以相感兮若共一堂父乘龍兮子  
騎鶴周遊兮天涯海角仲吹篴兮伯吹埙散清風  
兮來翩翩我今緝蓮爲觴兮榆斲爲豆穀三峩兮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五十六

三峽爾酒有其無兮無其可有洋洋乎如在其上  
兮如在其左右豈嘉靖庚寅九月

眉州刺史題名記

少卿 吳嘉祥

題名有記非古也古者列國各有史氏以書其政  
治之得失風俗之醇澆與其君臣之善惡行事之  
是非故其時雖附庸小邦縣蕞微吏歷千百載而  
不致泯滅使後世之人有所考焉斯古人之深意  
也封建變而爲郡邑吏法遂以大壞雖其地方千  
百里視古之大國有加而其政治與其守令之行



事數十年之後遂至散逸不亦大失古人之意也哉吾眉有郡肇自秦漢至我朝中間雖有沿革凡守茲土者先後相繼而其人之可考者無幾吁是可深求其故矣凡爲守大約有三政績炳煥功被當時澤流後世以爲福於茲土者則土之人相與詠歌稱頌之甚者爲祠以祀之故世雖遠而終不能忘者以其結於人心者厚也政治污濁刑罰失中剝民自奉以爲寇於茲土者則土之人相與怨詈譏刺之甚者相戲以爲口實故其傳與善者等

其或善不足稱惡無可憎苟延歲月與世升降以僥倖於轉官而無利害於茲土者則土之人亦不以其人爲有無數年之後或不能道其姓氏矣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爲民父母而使其子弟不能忘斯誠君子矣至於嫉之而不可解於心與夫不足數而無傳者不亦可恥之甚乎然則爲守者之傳與否固不專在史氏與題記也而有識之士以爲必不可缺者何也蓋題名者所以書其姓氏與人之鄉土歷官之歲月於上使後人得以按其

跡而數之善益著而惡益彰碌碌者無所逃其不肖則其爲法又不威於史氏也哉方侯治眉旣嘗修郡志以備史氏之法又創題名石以昭勸戒可謂用心勤趨舍審而能知所懼矣且侯之德澤在民心治績在郡史而公道之行如日中天又自有不可泯滅者則余於侯之善雖不一一顯書之而其必不至於無傳也審矣斯記之作豈徒然哉

新建元遠樓記

范穩然

丹稜人

古今祠廟歷有興毀似皆由乎人神無與也孔子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五十八

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宋儒釋之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祠廟妥祀之類是雖欲毀焉得而毀諸若功德罔著肆爲炫誕以怪惑於時者則爲天地之所誅雖欲勿毀焉得而勿毀是興則出於人心之公而可毀與否歸乎神也的矣距縣四十里有廟曰黃金峽敬稽厥自乃穎陽許由之裔諱遜字敬之晉泰康爲旌陽令後甘隱遯亦若子房從赤松子遊然一以救世濟人爲心故至此則疏鑿山穴通水漑田數千頃畝此則鄉人

所以祀之之由耳嘗卽是考諸傳記所載神之豐功盛烈自江右達於吾蜀有難以名言者以故廟載祀典歷隋唐宋元千百餘年而祀之如出一轍迨我朝殿宇仍舊廟貌聿新修飾補葺亦恢宏光大遐邇禱祀奔湊其下而視昔愈盛殿後山勢聳拔巉巖突兀昔人因山架閣誠爲大觀歲久屋老圯墜隕廢水時濺漾石亦有墮墜之慮盖百五十年於茲矣來祀者環觀太息咸莫之舉鄉人陳相毅然以爲己任晝晝夜思鳩工庀材鑿石使平惟

良浹辰得栴柏材若干遂踵前式架以樓閣圍以丈計有四高以尺計有九自卑而登鱗砌以石三十級棟楹林立椳題翬飛較前尤軒豁也復以東廂隘陋悉撤而新之前後左右雄偉輝煌肇於正德癸酉成於甲戌適邑侯劉公偕士大夫趨謁其下感形勢倍觀莫不嘉嘆所爲時監生陳輔以昆季協同而與焉公因謂曰古人一亭一榭尙有其名矧斯樓爲斯廟之雄鎮乎輔肅進答公曰山爲殿之元武而斯樓之建遠跡遺踪必垂億萬斯年

之遠也請名以元遠當詳考其實以并錄之未幾  
公以秩滿去輔亦仕於外弗克勒石嘉靖甲午幸  
際楊侯治之三祀也於百廢備舉之餘亦臨謁焉  
因觀宋人碑記與神號不符視者復以是錄進侯  
乃喟然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不稽其實  
後將何徵遂命匠採石仍委陳相董役以終其事  
相更屬余續貂余不佞而爲之記嘉靖十三年甲  
午十月撰

重修彭山縣儒學記

巡按

朱

徵唐縣進士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六十

嘉靖歲丁酉冬道林子按彭惟學宮適成於時令  
周良弼暨攝學事眉學師楊思宸具狀請記及茲  
再按彭盖匝朞矣周令暨學師再請益篤乃爲之  
記彭學舊在今城南門外距縣治里許自正德己  
卯歲饑盜熾舊城表廣弗利於守有司疏諸當路  
乃縮其半故學宮擯置城外幾二十年師生成以  
爲病值歲屢歉改遷之議當路每致意焉而咸弗  
克果逮歲丙申學師高節氏以懇於撫臺西野張  
公公乃親爲相其地而決之少叅南池李公遂身

任而圖焉於時眉守方端偕良弼承志矢勤咸罔不力越丁酉之冬而役乃告成爲學門者一居廟門之東爲廟門者二前爲櫺星次爲戟門中列六楹爲先師廟左右各八楹爲東西廡廟之西爲敬一亭爲啓聖祠爲鄉賢祠廟後爲明倫堂左右各爲齊一堂後爲麗澤堂用儲制典焉以及神廟神庫倉廩廡舍罔不井然以次陳列而制度規模大小廣狹又各惟其稱一周履其間匪樸匪侈而雍肅靚豁若在塵世之外卓乎美矣於乎事之興廢

人也而寔皆天也而况學宮又斯文之所關與今之偉然而新也無乃茲邑川嶽之靈秘鬱涵蓄之極將爲煥發文明之盛故茲人事若適然符會也耶且夫茲學宮之新也固將以新爾彭多士也爾多士其尙新爾見惟見道斯可已其尙興爾文惟根道斯可也道者何心是也夫心可以遽謂之道乎今之語心者皆自其有蔽之心觀之也有蔽之心非心也與道二也乃若滋息於夜氣而發見於平旦是其是而天下同是焉非其非而天下同非

焉是則夫人之真心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所謂道也故夫心卽道也外心以求道世  
儒之惑也爾多士謂爾心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心二乎否耶知其不二自爾心而求之致  
保其平旦清明之氣以達於晝之所居夜之所息  
日新又新與天同運政事文詞淵淵乎出矣而謂  
斯文之興不可冀乎夫然則彭之川嶽將借以重  
焉而自茲氣運之盛衰或亦將取必人事矣爾多  
士其尙自勗哉良弼氏乃拜而受之鑱諸石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六十二

重修彭山縣學記

參議

李

瑜

元城進士

彭山南川上游首邑也邑學與縣治舊同城後令  
以邑郭曠遠頽葺勞民乃築而小之遺學宮於外  
去城二里許生儒憚遠多罔就學肄業獨教官二  
三員居焉無慢藏常誨盜遂亦賃居內城由是學  
宮日見荒蕪瀆慢師儒亦以廢職業爲懼嘉靖癸  
巳西厓朱柱史巡歷至教諭高節氏以告行監司  
勘理歷以歲凶弗暇及也至丙申十月中丞西野  
公撫巡於邑時瑜同分巡胡公仲謨侍焉高子復

以請於西野公因達觀於邑城南得居民閑地若干隨視長府得緡錢若干顧余輩曰有地有財何病乎役何有於學宮乃下檄詳報命偕胡公爰率州守方子端縣令周子良弼與師生議焉令曰邑譙樓之東有官地幾許貿遷攸寓也用以易前地則事罔弗濟矣第邑小民瘠恐所費弗給可慮也予曰舊學宮基趾數十畝附郭田也不可以釐於民乎遂更撥民地貿易舊趾經理悉焉亟復於公亟請於侍御陸公俱如報也由是黌舍不期年煥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六十三

然一新咸賴以有成時署學事司訓楊思宸氏按狀以請記余乃進諸生而言曰學宮在天下初無拘於內外也顧氣萃聚何如耳今諸士以斯庠病外而移內是固然也然道無內外也明彼暗此豈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是故擇善固執徹隱顯內外造於一本之學修身俟命不規規於利達之爲諸士當知所以自勵矣否則豈子之所願望哉豈予之所願望哉諸生咸曰唯請記之

彭祖墓表

彭山令楊京

彭山之以彭名也名之以彭祖也按彭祖爲彭城人彭城爲宋故地茲邑相距越七千里則曷爲而亦以彭祖名晉常璩志武陽則曰大賢彭祖歿於其鄉璩言必有所考也今邑東大佛山有彭女洞而彭祖之墓屹然猶存地得人而勝故以名之也然則信乎弗信乎曰是未可知也郭崇韜拜子儀之墓識者鄙之未知爲彭祖信與弗信而存其墓而不毀無乃不可乎曰在崇韜則私雖爲眞子儀後弗可信也在彭邑則公雖非眞彭祖墓而不可

疑也其人果賢人皆想見之不得而見思以存其蹟而景行之好善之公也故不必其信與否其名在則其人在其人在則其思在矣故一彭祖不惟彭城與茲邑存之卽彭縣彭水皆有一蜀而見三俱以爲榮可以占人情之不可忘可以識賢者之見思矣乃若不賢者在當世非之在後世非之惟恐其有浼於俗而去之不速也何名之爲或謂彭祖卽老彭據其生在堯時歷夏至商爲太史凡八百餘歲以其時則合孔子嘗以老稱聃今又以老



稱彭矣老與祖通稱蓋皆謂其有年也則彭祖之爲老彭又益信夫信而不可疑當存而不毀不毀則宜祀而不祀焉者以其時之藐事之覈也姑爲賢者存其名而已矣非存其實也

重修范忠文先生讀書亭記

彭山樊瑾豫人章

彭山縣東跨河十里許有崇山名盤石山其上有寺曰普照寺後百步巔崖岑蔚巖腹有讀書臺迺宋范忠文先生藏修之所也歷歲旣久寺日增大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六十五

惟讀書臺侵之以風雨戕之以烏鼠頽焉無有前是爲守令者非不加意特急於民事而未遑及國朝甲戌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弋陽黃公溥按臨是邑攀石登山覩臺基苔蘚封合而亭與像俱莫知所在乃悵然爲問曰前賢遺跡何廢之一至於此耶踰二年丙子適公陞四川按察使下車之初特捐廩餼命緇流智新貿木鳩工復築臺於遺基之上亭成特乏肖像謁者靡所瞻依成化壬辰瑾竊祿納溪又明年癸巳拜命更彭山視篆之餘間

謁臺下見其臺雖屹立而墻壁之殘缺堦基之傾圮不能不致思焉於是勉加修葺塑先生像於亭中以誌景賢慕德之意像成訓導湘陰劉貫道用偕典史孝感曹聰謂瑾當記其事按志先生名鎮字景仁世家華陽宋熙豐間兩入翰林四知貢舉年六十三以翰林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論新法不合疏五上乞致仕歸蜀司馬溫公言勇決不如范景仁士大夫論天下賢者亦必以君實景仁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忠文從子百祿爲執政從孫祖禹爲翰林學士其詳則昭在宋史瑾不復贅

遊彭山記

上南按察使

李

敷進士

予泛舟詣江口東岸山列如眉詢之則彭山也商大夫鏹墓於峯下予有弔古癖登岸數步漸入谷口比閭成市層磴遞進羣岫如環中列三峯中峯石碣題商大賢墓南峯接連屹爲左翼北峯高聳乃中峯後山也松栢蒼鬱蹊路草封摩肩躡頂豁然大觀三面迴抱若護中峯而中峯反俯視焉環

中而立兀然若坐嵬然若臨地輿所謂衆山皆高  
卑者爲尊是也眺而望之週山如城面江如帶兩  
水交合如練如銀日出朝嵐如煙如霧夕暉晚照  
霞光落水如絢如錦變幻萬態與山爭容猗歟彭  
山之竒也極頂左巖有龍洞焉半是天成雜以人  
功巉峭萬仞迫莫敢視竹樹蓀蘿蓬生其上遙映  
江光洒然欲僊此彭山第一竒觀惜無閣於其上  
者大都與牛首中巖稱雙璧焉然山竒矣水竒矣  
不得名人終非大竒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山得彭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六十七

則山靈彭得山則彭靈水得彭山則水亦靈豈天  
故劈此絕勝恣遊人登覽乎彭祖生於皇虞仕於  
有商工引導術齡延八百東坡曰此地後人葬衣  
冠處夫衣冠在卽彭在彭之名蓋嶽乎與山俱崇  
而且悠乎與江俱長矣後之泛舟者幸勿曰等山  
耳當面錯過而爲山靈笑

重修平蓋觀記

襄陽  
推官

李萬仁

天下臺觀至多也竒壯名天下者蓋少若吾縣治  
之北有山名曰平蓋下有潭曰繫龍其上有觀因

山名焉觀之前有墨池丹井先是唐蜀人羅公遠修練之所也觀建於唐之開元燬於元兵永樂庚子邑人饒嗣進以道爲事者循基址正方位漸次脩治以興復古跡迄正統歷成化尹茲邑若孝感黎顥湘陰甘棨豫章樊瑾長安馬馴諸公相繼視篆修學校反庸壑暇注意斯觀以爲歲事習儀之所暨宏治庚申住持是觀者繼修建兩廊各五間築垣墉凡百堵植松栢計千株有竒移山門於街以壯觀瞻易土梯以石以便登謁甫告成適先輩

楊孟時引年林下勒碑記厥事越三年癸亥復加修建自殿而庭庭而門門而堦以及廟翼廊廡咸一新之加丹漆白壁圖繪諸天神像舊者飾少者益取石甃月臺並丹墀及屏壁重覆後殿通甃以石與前相輝映規模制度至此較完美矣營構之功經始於宏治癸亥冬落成於正德丁丑秋斯役功鉅費廣人心樂從不憚煩苦以成厥美可謂能好義者矣蓋斯觀以跡則古以山則名以水則靈尤宜登之記載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一二同

志者嗣而葺之庶斯觀垂於無窮而好義者相與  
媿其美也是爲記

重修忠孝橋記

太常少卿王用才彭邑人

彭山衝要邑也邑北五里許有龍門河其派上接  
蒲江大邑邛州三河之水合注而至新津通濟堰  
東北而入大江江有繫龍潭故名其旁流爲龍門  
其源遠其流不竭其路爲四通五達之區先時常  
以木爲杠杠小而易腐水泛而易深居者病於頻  
修行者病於徒涉宣德丙戌邑人朱成架巨木爲

眉州屬志

卷十五 文

六十九

梁橫鋪以版越二十餘祀至正德己卯復傾圮成  
之子鑑乃甃以石豎以木六架五洞高二丈有竒  
橫九丈十二武上覆瓦房七間護以闌楯設以坐  
凳規模宏整丙申鑑之子方正又加修葺腐者易  
之舊者更之重致一新年久橋復將壞己亥冬州  
守許公經是橋而告於令曰橋之將圯責將疇歸  
邑令馬君馴曰是橋之廢興實有司之責也况勤  
以太守之命乎於是捐己俸謂方正曰若前人旣  
成其始可不成其終乎遂令方正督工勸募義者

助之邑人忻然樂助於是輦磐山之石市榷楠之木仍架以梁增設重版造屋以間計者九設凳以條計者十傍豎二坊視前堅整不啻倍蓰矣橋東建觀音堂以爲行人休息之所經始於庚子夏成於冬十一月役民而民忘其勞募民而民不以爲費亦可見其悅以使民也橋舊名龍門今易以忠孝以漢都尉晉太守墓在橋之東北瞻眺爲近則是橋也非特濟人之往來而俾行道之人觀張李二賢之偉行亦可以奮起矣況生於斯長於斯者

其興感當何如耶則其有關於世教者不甚大乎太守許公之政事事能存其大所以士安於庠序農安於田畝商安於市井其今之賢守乎大尹馬公履任朞歲政興事舉是役也更能承太守之心爲心亦可爲相得而益彰矣方正心公而勤邁前人之跡不隳守令之命成茲偉績利濟無窮賢守令亦能任人也哉邑人曰是舉也賢守令之愛民敬事也宜書父子祖孫之好善急公也宜書非僅曰徒枉成輿梁成也